

宮
殿
奧

卷之二

天師石室秘錄

石室秘錄卷二

山陰陳士鐸遠公甫敬習

義烏

金鑑謀李芭甫訂定
李維翰丁永甫參攷

真治法 論真熱真寒

天師曰。真病原難分晰。然有假即有真也。即以首症言之。如人喉痛。口乾。舌燥。身熱。假熱無異。然此曰真熱者。何以辨之。假熱之症。口雖渴而不甚。舌雖乾而不燥。即燥而無芒刺。無裂紋。頭雖痛而日間輕。身雖熱而有汗。不若真熱之症。口乾極而呼水。舌燥極而開裂生刺。喉日夜痛而不已。身大熱。烙手而無汗也。方用麻黃三錢。黃連三錢。黃芩三錢。石膏三錢。知母三錢。半夏二錢。枳殼二錢。甘草一錢。當歸五錢。水煎服。一劑輕。二劑愈。此方純用寒涼之藥。以祛逐其火。火一去。而上焦寬快矣。更有人手足冰冷。或有時溫和。厥逆身戰畏寒。與假寒無異。然而謂之真寒者。何以辨之。假寒之症。手足冰冷。或有時溫和。厥逆身戰。亦不太甚。有時而安然。有時而發搐。不若真寒之症。手足寒久不回。色變青紫。身戰不已。口噤出聲。而不可噤也。方用附子三錢。肉桂一錢。乾姜一錢。白朮五錢。人參一兩。急救之。此乃真中寒邪。腎火逼出。軀壳之外。而陰寒之氣直犯心宮。心君不守。肝氣無依。乃發戰發噤。手足盡現青色也。然則止宜用附桂乾姜。祛逐其寒邪足矣。何以又用白朮。人參。且少用。亦足濟用。何以多加如許也。蓋元陽飛越。止一錢之氣未絕。若不急用人參。返氣於若存若亡之際。而徒用桂附乾姜一派辛辣火熱之藥。邪雖外逐。而正氣亦就垂絕。故不若多加於危絕之際。則敗軍殘卒。見有孤軍未亡。而又驍勇之將。號召散卒。有不再整旗鎗共奔轟下者乎。此真治之妙也。

張公曰。奇論天開。真治即真治。真治其本病。而不必以假藥騙之。對症用藥可也。余不再論。華君曰。亦同。

男治法 論孤病 強陽不倒

天師曰。男子與女子之治。原無分別。然而亦有殊處。男子與婦人殊者。疝病。強陽不倒。痿而不舉。疝病不同。然與婦人異者。止孤疝不同耳。餘俱相同。孤疝者。日間縮在囊之上。夜間睡在囊之下也。此乃溫濕。又感陰陽不正之氣。乘於交感之際。或在神道之旁。或在風濕之際。感而成之也。方用杜仲五錢。搗汁。以涼水洗之。取汁

倒陽湯

起陽至
神丹

逆狐丹

強陽神
丹

一碗加人參一兩肉桂一錢桂枝一錢小茴一錢核桃一錢水煎服一服即伸出二服即消三服全愈即神方
○強陽不倒此虛火炎上而肺金之氣不能下行故耳若用黃柏知母二味煎湯飲之立時消散然而自倒之後終歲經年不能重振亦是苦也方用元參三兩肉桂三分麥冬三兩水煎服即倒此方妙在元參以瀉腎中浮游之火尤妙肉桂三分引其入宅而招散其沸越之火同氣相求火自回合況麥冬又助肺金之氣清肅下行以生腎水水足火自息矣此不求倒而自倒也他日亦可重整戈矛再圖歡合○至於痿而不振者乃過於琢削日泄其腎中之水而腎中之水亦日消亡蓋水去則火亦去必然之理如一家人口廚下無水又何以資爨也方用熟地一兩山茱萸四錢遠志一錢巴戟天一錢肉從蓉一錢肉桂二錢人參三錢枸杞子三錢茯神二錢杜仲一錢白朮五錢水煎服一劑起二劑強三劑妙老人倍加此方用熱藥於補水之中則火起而不愁炎燒之禍自然煮湯可飲煮米可食斷不致焦釜沸乾或虞爆炸也此皆男治之法也

張公曰男治法妙然予亦有數方可並傳之狐病方用白朮五錢沙參一兩柴胡二錢白芍三錢王不留行三錢水煎服一劑即出而不縮○陽倒不舉方用熟地一斤肉桂三兩覆盆子三兩黃芪二斤巴戟天六兩相子仁三兩去油麥冬三兩當歸六兩白朮八兩各為末蜜為丸每日白滾湯送下一兩自然陽旺不倒矣孫真君傳治疝方用沙參一兩橘核一錢肉桂一錢柴胡一錢白芍五錢陳皮五分吳茱萸五分水煎服一劑即定痛二劑即全愈疝氣一症大約皆肝水之病予所以治其肝自隨手而奏功也妙

二女治法

論風邪入血室
陰門生瘡

天師曰女症各經俱與男人同治惟是經症宜知至於羞隱之處更宜留心是也經期前後寒熱溫涼有邪無邪俱當細辨世有專門不須枚舉惟今止據一症而言之如婦人經期適來為寒風所中則經水必然驟止經不外泄必變為寒熱時而身戰時而身涼目見鬼神心中驚悸論治法本當刺其期門之穴一刺出血立已無奈世人不肯刺於乳下羞恚不肯為醫人所見於是必變而益發狂呓語所由來也今立一方治之方用柴胡三錢當歸二錢白芍五錢只壳二錢炒梔子三錢甘草一錢陳皮五分生地二錢水煎服此方妙在用柴胡於

4.3.
白芍之中。蓋前症經血不能外出。則血藏於血室之中。藏而不出。則血化為熱。氣鬱結不伸。必在半表半裏之間。以興妖作怪。柴胡真半表半裏之藥。用白芍直入血室。和平而分解之。如人羞惠隱藏於血宅之內。必得一相信之人。走入其中。為之開導。而後眾人排闥而入。庶幾一笑回春。仍然歡好。身出而禍亦消。此方之妙。理實相同故耳。而顯譬之。非好為論說也。至於羞隱之症。亦不可枚舉。查其法門。而細詢病情。隨症加減。治之可耳。張公曰。論奇關乎。更有說熱入血室。非熱也。乃風邪壅之而熱也。所以用柴胡一散而愈。○婦人羞隱之處。不便明言。然大約非寒則熱耳。今有一試方。先用當歸三錢。白芍三錢。川芎一錢。熟地五錢。甘草一錢。柴胡一錢。白芥子一錢。黃芩三分。炮姜三分。水煎服。倘有羞隱之處。不肯明言者。以此方投之。必奏奇功。問之服藥後。較前平善。則是虛症也。竟用四物湯治之可也。未好。則是熱病作祟。方中大加梔子三錢。治之必奏功也。此亦妙法。行醫者宜亟知之。

華君曰。女子治法。尚有二條未傳。待予補之。婦人陰內生虫。乃濕熱也。用雞肝入末藥引之。亦妙。終不若夫子之方更神也。方用蚯蚓三四條。乾炙為末。用葱數條。火上炙乾為末。用蜜一碗。煮成膏。將藥搗於其中。納入其戶。則虫盡死矣。自然隨溺而下。神方也。世人未知也。幸為留意。○又婦人陰門邊生瘡。作痒作痛不止者。此方煎水洗之。立效。方用蛇床子一兩。花椒三錢。白礬三錢。水十碗。煎五碗。乘熱燻之。溫則洗之。一次即止痒。二次即止痛。三次即全愈。分作五日洗之。每日止消洗一次。神效之極。幸珍之。

四虛治法 論氣虛血虛

天師曰。虛症亦多。我舉一二。以概其餘。虛治者。非氣虛即血虛也。氣虛如人不能飲食。食之而不能化者。是血虛者。面色黃瘦。或出汗盜汗。或夜眠常醒。不能潤色以養筋者是也。蓋飲食入胃。必須胃氣充足。始能化糟粕而生津液。氣既自饒。何能化飲食也。方用人參二錢。黃芪三錢。白朮三錢。陳皮五分。甘草一錢。麥芽五分。神麴五分。山查五粒。炮姜一錢。茯苓三錢。水煎服。此方參苓朮朮。純是健脾開胃之品。又恐飲食難消。復加山查神麴麥芽之類。以消之。則胃氣既旺。又何愁飲食之不化。津液之不生耶。○血虛自當補血。舍四物湯又何求耶。

余今不用四物湯。用麥冬三錢。熟地一兩。桑葉一片。枸杞子三錢。茜草一錢。當歸五錢。水煎服。此方妙在用桑葉以補陰而生血。又妙加入茜草。則血得活而益生。況又濟之熟地。麥冬。當歸。大劑以共生之。則血足而色潤。筋舒也。外症既見。改觀則內自安而寐。遇心氣得養。又寧有盜汗之生哉。此虛治之法也。

張公曰。虛治亦不止補氣血。蓋此二方。實可統治之。甚矣天師立方之妙也。別有加減之法。氣虛方中。倘傷米食。加麥芽五分。傷食肉。加山查十粒。傷麪食。加萊菔子五分。有痰。加半夏一錢。白芥子一錢。咳嗽。加蘇子一錢。桔梗一錢。傷風。柴胡二錢。夜臥不安。加炒棗仁二錢。胸中若微疼。加枳殼五分。血虛方中。亦同前加減治之法。

華君曰。尚有一方。併傳子。有氣血兩虛之人。飲食不進。形容枯槁。補其氣而血益燥。補其血而氣益餒。助胃氣而盜汗難止。補血脈而胸膈阻滯。法當氣血同治。方用人參一錢。白朮一錢。甘草八分。陳皮五分。茯苓二錢。當歸二錢。白芍三錢。熟地三錢。川芎一錢。神麪五分。麥冬五錢。穀芽一錢。水煎服。此方氣血雙補。與八珍湯同功。而此更妙於八珍者也。妙在補中有調和之法耳。

五寔治法論治寔邪

天師曰。寔病亦不同。亦甚多。今亦舉其一二。如人終歲終年。不畏勞役。不辭辛苦。寒涼之品。可以多食。辛熱之味。不能上口者是也。至於邪氣之人。不可同觀。吾言寔病之多。皆邪氣之多也。人寔者少。而虛者多。邪氣之人。別有治法。不可混入此門也。倘人有強壯之容顏。過於熱甚。欲求方者。與之方。用陳皮一錢。神麪一錢。麥芽一錢。黃芩一錢。厚朴一錢。天花粉一錢。甘草五分。芍藥二錢。山楂十粒。只壳五分。當歸二錢。茯苓一錢。水煎服。此等方止。可備用以治有餘之人。不可據之以概治天下之人也。蓋是者。一百中二三人。而虛者。徧天下。天地之氣。何能過厚。况培植者少。而琢削者多乎。今定此方。亦定一門之治法。非教醫者。執此以消導之耳。

張公曰。仁心仁術。於此方並見。寔病甚少。

天師言多者。乃言邪氣之寔。非言正氣之寔也。邪氣之寔。傷寒門最多。天師言有專門者。說有傷寒之書也。

倘人病邪氣之實。幸於傷寒門查而治之。無差毫髮。傷寒書卷繁多。茲不能備載耳。

華君曰。予未傳。

六 寒治法 論吐血衄血 目腫 口舌生瘡

天師曰。寒治者。乃火盛而正折之也。如人病目痛。口舌生瘡。鼻中出血。口中吐血是也。此等之症。乃火氣鬱勃于上焦。不能分散。故重則上冲而為吐血衄血。輕則目痛而口舌生瘡也。法當用寒涼之品。以清其火。熱燎原之勢。並瀉其炎。上巔頂之威。方用生地一兩。當歸一兩。川芎五錢。元參五錢。黃芩三錢。三七末根三錢。甘草一錢。荆芥炒一錢。水煎服。此方妙在不純用寒涼以逐火。而反用微寒之藥。以滋陰。蓋陰氣生。則陽氣自然下降。尤妙用荆芥。引血歸經。用三七末。以上截其新來之路。又加黃芩。以少清其奔騰之勢。誠恐過於寒涼。恐冷熱相戰。又加甘草以和之。此治熱之最巧最妙法也。若竟用寒涼折之。非不取快一時。然火降而水不足。則火無所歸。仍然熾生風起。必較前更甚。而始以清補之藥救之。則胃氣已虛。何能勝。在予所以乘其初起。即用之為妙也。○目腫而痛。亦是大症。然必看其眵多淚多。紅腫而痛。有物如鐵觸一般。用柴胡三錢。甘草一錢。炒梔子三錢。半夏一錢。白蒺藜三錢。水煎服。此方之妙。全在直散肝胆之鬱火。火散則熱自退。不攻之攻。勝於攻。不下之下。勝於下也。一劑即可奏功。正不必再服。○口舌生瘡。又不可如是治之。乃心火鬱熱。而舌乃心苗。故先見症。法用黃連二錢。菖蒲一錢。水煎服。一劑而愈。神方也。此方不奇在黃連。而奇在菖蒲。菖蒲引心經之藥。黃連雖亦入心經。然未免肝脾亦入。未若菖蒲之串入心也。況不權之以各經之品。孤軍深入。又何疑哉。此所以奏功如响也。倘不知用藥神機。輕混之以肝脾之藥。雖亦奏奇功。終不能捷如桴鼓。此治熱之又一法也。

張公曰。寒治之法。世人最多。予皆不取。今天師之法。不容予不首折也。用寒而又遠寒。用散而又遠散。真奇與巧並行。而攻與補並用也。予何必多言哉。無已。則更有一方在。治火初起之時。尚未現於頭目口齒之際。亦可以化為無。方用柴胡二錢。白芍三錢。甘草一錢。炒梔子三錢。半夏一錢。羌活五分。茯苓三錢。水煎服。一劑可以散火。方名先解湯。乘外症之不見而先解之。亦爭上流法。醫者宜留意焉。

華君曰亦無有傳我

孫真人曰予有吐血方傳子生地汁一碗無鮮生地處用乾者一兩煎湯半碗調三七根末三錢炮姜炭末五分服一劑即止血神效衄血亦可治妙

七 熱治法

論腎寒吐瀉
論心寒胃弱

天師曰熱治寒也寒症不同舉一二症言之如嘔吐不已食久而出是也或下利不已五更時分痛瀉四五次是也此等之病人皆以為脾胃之寒治其胃則嘔吐可止治其脾則下利可遏然而終歲經年服胃脾藥而不愈者何也不得其故耳蓋胃為腎之關而脾為腎之海胃氣不補命門之火則心包寒甚何以生胃土而消其穀食脾氣不補命門之火則下焦虛冷何以化其糟粕而生精微故補胃必宜補腎而補脾亦宜補腎也方用熟地三兩山茱萸二兩茯苓三兩人參三兩肉桂三兩附子一兩北五味一兩吳茱萸五錢山藥四兩各為末蜜為丸飢服一兩此方之妙全在用腎藥居多而脾胃藥居少尤妙用熱溫之藥於補腎補土之中則火足而而土健誰知水足而火生此種議論舉世未聞然豈徒託空言以示奇乎寔有至理存焉試之無不奏效頃刻願世人加意之此兼治之妙法一方可兼治之凡如此等之病無不可統而兼治也

張公曰真絕妙之論快心之語天師言補腎之法而余更有論乃言補心方也胃與脾雖同是屬土而補胃補脾宜辨凡人能食而食之不化者乃胃不病而脾病也當以補脾而補脾尤宜補腎中之火蓋腎火能生脾土也有人不能食食之而反安然者乃胃病而非脾病不可補腎中之火當補心中之火蓋心火能生胃土也世人一見人不能飲食動曰脾胃之病而不知胃分之虛寒責之心脾分之虛寒而責之腎也天師之法心腎兼補予可不必更立奇方然而治脾胃兩虛者用之神效若單是胃虛胃寒者自宜獨治心之為妙余所以更立一方以佐天師之未及方用人參一兩白朮三兩茯苓三兩當歸五錢良姜五錢蓮肉三兩山藥四兩半夏三錢白芥子三錢附子三錢遠志二兩炒棗仁五錢白芍三兩各為末蜜為丸每日白滾水送下三錢飯後服此方專補心火并疏肝氣專生心火內加附子良姜以助火熱之氣心火足自然生胃土

此方前
已有了
止分兩
不同只
多車前
子一味

胃土足而飲食自然能進而無害矣。此方實可濟天師之未及也。華君曰：治法與余相同，無可言。

通治法

論下痢通治

論火瀉通治

天師曰：通治鬱因其通而通之也。如人病下痢者，是痢疾之症，多起於暑天之暑熱，而又感以水濕雨露之氣，以成之。紅白相見，如血如膿，甚者如屋漏水，如魚凍水，裡急後重，崩迫痛疼，欲下而不能下，而不快，一日下數十行，或一夜數百行，或一夜數十行，氣息奄奄，坐而待死，此通之病也。若驟止其邪，則頃刻死生，不止其邪，則危絕如絲，欲補其氣，則邪氣反加，欲清其火，則下行更甚。此時惟有因勢利道之法，可行於困頓之間，或疑人已氣虛血敗，更加利道，必致歸陰，不知邪氣一刻不去，則正氣一刻不安。古人之痢疾無止法，信不誣也。方用白芍三兩，當歸三兩，蘿蔔子一兩，只壳三錢，檳榔三錢，甘草三錢，車前子三錢，水煎服一劑即止，二劑全安。可用飲食矣。此方之奇而妙者，全在用白芍當歸，蓋水瀉忌當歸之滑，而痢疾最喜其滑也。芍藥味酸入肝，以平木，使木不敢再侵脾土，又有枳壳檳榔消逐其濕熱之邪，又如車前分利其水濕，而又不耗真陰之水，所以功勝於茯苓也。尤奇者在用蘿蔔子一味，世多不解，蓋蘿蔔子味辣而能逐邪去濕，且又能上下通達，消食利氣，使氣行於血分之中，助歸血以生新血，而祛蕩其敗瘀也。少加甘草以和中，則無過烈之患，耗奏功之神奇，是有妙理耳。

張公曰：固然奇妙，通權通因通用，痢疾立論最為要當，然而通因之法，不止痢疾也。水瀉亦是，下血亦是也。水瀉者，人見其如潮而來，如瀑而下，皆曰急宜止之，以免亡陰之症，用粟殼鶯粟烏梅之類止之，其論甚是。而治則非也。水瀉雖不比痢疾之斷不可止，然而水瀉之中，亦有不可遽止之病，如疼痛於腹中，後重於門口，皆是有火而瀉，不比虛寒之直瀉，俱當用通因之法，而治之方，用人參三錢，車前一兩，白芍三錢，檳榔一錢，甘草一錢治之。此方之妙，妙在車前以滑之，而又佐以檳榔之去積，自然有氣皆行，況車前性雖滑，而能分消水穀，則水氣自然分開，第大瀉之後，自然亡陰，又用人參以補氣，則氣足而陰自生，又慮久瀉，自然虧中，又加甘草以和之，雖是通因之法，是乃扶正之方，下血之症，其人之血虛，不言可知，似乎宜補其血矣。然

而血之下也。必非無故。非濕熱之相侵。即酒毒之深結。若不遂去其濕熱酒毒。而徒尚止瀉之味。吾未見其下血之能止也。方用熟地一兩。地榆三錢。白芍三錢。當歸三錢。黃連三錢。甘草一錢。葛根一錢。枯樹枝五錢。水煎服一劑。必下血更多。二劑略少。三劑全愈。蓋此病不用通因之法。永不奏功。必如此而能愈也。方中妙在用地榆。當歸。芍藥。以生新血。新血生則舊血必去。又妙在地榆以涼大腸。用柞木以去酒毒。所以相濟而成功也。此二方亦通因之妙用。人亦亟宜知之。華君曰同。

雷公曰。通因通用。張公補論之。尤為酣暢。我無以贊一言。雖然。尚有一說。在瀉之後。雖是火瀉。畢竟宜溫補之。以生其陰。瀉一止。即宜用四物湯。加人參。炮姜。以溫補。而不可謂水瀉忌滑。而禁用歸熟也。治痢魚凍水者。為虛寒症。後方恐宜酌用。李子永識。

九塞治法 論氣虛中滿 論飽食真寒

天師曰。塞者。因其塞而塞之也。如人氣虛中滿是也。凡人氣虛。多不能食。食則倒飽。人以為多食之故。以香沙枳實等丸消導之。其初未嘗不少。缺入則腹飽。又消之。久久不已。必變成中滿之症矣。腹高而大。氣喘而相入。又以為膨脹也。用牽牛甘遂等藥。以利道。其水未必去。而膨脹益甚。又以為藥之不勝也。又用大黃巴豆之藥下之。又不應。以為風邪襲之。又以辛散之品。如龍胆草茵陳之類。襍然紛進。不治。免不止。猶然開鬼門。泄淨府。紛紛議論。皆挽刀下石之徒也。誰知初起之時。即以補脾健胃之藥。先為速治。何至此哉。初用之方。用人參一錢。白朮二錢。茯苓三錢。陳皮三分。甘草一分。萊菔子一錢。薏仁五錢。芡實五錢。山藥三錢。水煎服此方。絕不去消導。而專以補為事。世醫未有不笑其迂。以為此等藥服之。必增脹滿。下喉之時。實覺微飽。世醫乃誇示曰。吾言之驗如此。而病人與病家。并諸親友。俱嘆世醫而咎此方之迂。而害事也。記知下喉之時。雖覺微脹。入腹之後。漸覺開爽。連服數劑。不特開爽。而並無脹滿之疾矣。蓋中滿之疾。原是氣虛而成。不補其虛。脹何可解。補藥之中。加以萊菔子。分消其脹。氣使人參。不敢助邪。而反助正。況又有茯苓薏仁芡實之類。純是去濕之藥。則水道自行。而上壅可免。尤妙用甘草一分。以引羣藥之入於滿處。蓋中滿最忌甘草。而余偏用之。成功於忌之。

中也

張公曰。妙論疊出不窮。大哉聖人之語。中滿固是塞症。飽食填塞於胸膈。亦屬塞症也。人皆用香砂厚朴消之。而予獨不然。方用人參三錢。白朮三錢。陳皮一錢。甘草一分。肉桂一錢。神麴三錢。水煎服。此方妙在全不去消食。反助其飽悶之氣。誰知飽食而不消者。由於胃氣之不足也。我補其胃氣。則胃強自能運化。而入於脾中。又何必用枳壳厚朴之消導。然此亦塞治之法也。可與天師方並垂天壤。

雷公曰。我亦有方。中滿病固是胃氣之虛。然獨補胃氣亦難療。當補心火以生胃土。方用人參三錢。白朮五錢。炒仁五錢。遠志八分。山藥三錢。茯苓三錢。米仁五錢。陳皮三分。神麴三分。麥芽五分。水煎服。方中全不治治滿。而滿自除。正以治火也。

十 解治法 論結胸 論內傷肝鬱

天師曰。解者邪聚於一處。而分解之也。如人病結胸等症。是傷寒初愈。五臟六腑。久不見飲食矣。一旦飽食之。則各經羣起而助。無如胃經火熾。一甌之物。不足以供其自食。又安能分散於諸人乎。勢必羣起而爭。而胃經自家困之。茹而不吐。則五臟六腑。誼譁擾攘。而胃經堅不肯出矣。然則治之法奈何。惟有堅壁以待。枵腹以守。則敵人自散。蓋原因無食所以起爭。使終無糧草。勢亦難於久待。自然仰闕而攻。不戰自退。乘其散亡之時。少佐師旅。聲言迫逐。實仍和解。彼此同歸於好。方用元參一兩。麥冬一兩。水二碗煎服。此方之妙。全不去顧胃中之火。亦不去消胃中之食。止分清肺中之氣。散其心腎浮於之熾。心腎肺經既已退舍。則肝經一旅之師。又何能為難哉。脾胃寔唇齒相依。從前不過同群共逐。大家聲揚。原未嘗有戰攻之舉。今心肝肺腎之火。既已收師。則脾藏一經。亦自相安於無事矣。倘一逢結胸。即以此方投之。則不特無功。轉且有害。故一遇結胸之病。必須令其空腹數日而後。以此方投之。萬舉萬當。此解治之一法也。

張公曰。真妙絕奇文。結胸之症。不意發如許奇語。非天師又烏能哉。我欲再發一言。不可得矣。非學貴天

生新湯
三七亦
能生血
不但止
血也

人不可言醫。非識通今古不可談醫。非窮盡方書不可註醫。此得人所以最難。自古及今。代不數人。元以前無論明朝三百年止。得數人而已。李平湖之博。繆仲仁之辨。薛立齋之智。近則李士才之達。喻嘉言之明通。吾子之弘肆。我所言者數人。皆上闢星宿。鍾山川之靈而生者也。今日既許在著書中人。願吾子勿以菲薄自待也。著書當弘而肆。醫道盡矣。望矣。化矣。神矣。解法更有入病內傷。而頭疼目疼。心脇疼。遍身痛。手足又痛。此皆肝氣鬱蒸之故。或頭痛救頭脚。脚痛救脚。治何日始能盡期。當據其要而先治之。餘者不治自愈。方用白芍五錢。當歸三錢。柴胡三錢。天花粉三錢。丹皮三錢。梔子三錢。甘草三錢。川芎一錢。香附一錢。桂枝一錢。水煎服。此方妙在白芍為君。柴胡為臣。祛風祛痰為佐之藥。使一劑而脇痛去。再劑而諸痛平。劑而身泰。真扼要爭奇解法之至妙者。施之內傷之症。尤多奇功。願世人勤而用之。收功無量也。華君曰。未傳於子。一一欽治法。論亡陽 論下血 論止血 論頭汗 論手汗

天師曰。欽治者。乃氣將散而收欽之也。譬如人汗出不已。此亡陽也。氣欲散也。又如下血與吐血不已。此血欲散而不能住者。此也。氣散僅有一綫之陽。倘再令其盡越。則陽脫而死所不免也。當而治脫之法。惟在欽其肺氣。使皮毛腠理固密。則陽從何散。第徒欽肺氣。而不大補元陽。則元氣仍然欲脫。即不脫出於皮毛腠理。必然脫出於口鼻耳目。故必以補為欽之為得也。方用人參一兩。黃芪一兩。當歸一兩。五味子一錢。山茱萸四錢。桑葉五斤。酸棗仁一錢。麥冬三錢。水煎服。此方之妙。全在用參歸以補氣。用山茱萸五味以欽氣。則補足以欽濟之功。而欽足以滋補之益。況又有桑葉收汗之妙品。調停於欽之中。不偏於欽。亦不偏於補也。○下血之症。多因好酒成病。用解酒之品。可以成功。而殊不盡然也。世醫所用解酒之品。無過乾葛桑白皮而已。然而乾葛不可多服。而桑白皮又氣味輕清。不可專任。此二味所以解酒。而酒病終難去也。況中酒之病。其來已素。非一朝一夕之有。豈是輕清不可久服之藥。可能治之乎。余故皆棄而不取。方用人參二錢。當歸一兩。地榆三錢。生地五錢。三七根末三錢。水煎服。此方之妙。全在不去治酒病。亦不去治血病。全以生地當歸活其血。血活則新血生。而舊血止。况佐以地榆之寒。以去大腸之火。又佐之以三七末。以杜塞大腸之竅。自然血止而病愈也。此又欽

之一法也。○更有吐血之症，或傾盆，或盈碗，若不急以收斂，則吐將安底，然而一味酸收寒遏，則血勢更狂，愈足以恣其奔騰之勢。不若從其性而少加以收斂之品，則火寢息而血歸經，方用人參一兩，當歸一兩，酸棗仁三錢，三七根末三錢，水煎調服。此方之妙，不去止血而惟固其氣，蓋血脫氣益，定奇功。血乃有形之物，既已傾盆盈碗，盡情吐出，則一身之中無血以變，可知自當急用生血補血之品，尤以為遷，奈何反用補氣之味，得無迂而寡效乎？誰知血乃有形之物，氣為無形之化，有形不能速生，而無形寔能先得。況有形之物，必從無形中生之，氣無形始能生，血有形之物，補氣正所以補血，生氣正所以生血也。況血既盡情吐出，止存幾希一綫之氣，若不急為補之，一旦氣絕，又何以生止而補血哉？經云：有形之血不能速生，無形之氣所當急固。真治血之妙法。此又欽治之一斷。

張公曰：真有不可思議之妙。余無以贊一詞矣。止語汝頭汗出而斂之法。凡人頭頂出汗，乃腎火有餘，而腎水不足。若不知其故而徒用止汗之藥，必致目昏而耳痛，法當滋其腎而清肺金之化原，自易奏功。如响方用桑葉一斤，熟地二斤，北五味三兩，麥冬六兩，各為末，蜜為丸，每日白滾水送下五錢，或一兩，一月後永不勃汗矣。每有人每飯之時，頭汗如雨落者，此又胃火勝而非腎火餘也。法當用元參一斤，麥冬一斤，天冬二斤，生地一斤，北五味四兩，酸棗仁半斤，各為末，蜜為丸，每日白滾湯送下一兩，三月必愈。似乎胃火勝，宜用竹葉石膏湯，而余偏不用者何也？蓋胃火之勝者微勝耳，非若熾盛而火炎奔騰而熱發，不過因飲食之味入於胃中，遂覺迷津汗出，飲食完而汗隨止。然則以元參一味解之有餘矣。況又用天麥二冬，以清肺火，生地以涼血，酸棗仁以平心，火五味子以生火而滋液，則胃經有火之盛亦已消磨。況原未十分之盛乎？此欽法之一也。手中之汗，細小病也，不必入於此中，以藥水洗之即愈。俟後可入處予當言之。華君曰：亦未傳

一二升治法論陰虛下陷 陽虛下陷

天師曰：升治者，乃氣虛下陷，不能升而升之也矣。凡人因飢飽勞役，內傷正氣，以致氣乃下行，脾胃不能克化，飲食不能運動，往往變成癆瘵。若疑飲食不進，為是脾胃之火，或疑肉黍所傷，胃是水穀之槓，輕則砂仁枳壳

山查麥芽之類。重則大黃芒硝牽牛巴豆之品。紛然雜進。必致膨悶不已。倘先以升提之藥治之。何成此等病。症哉。方用人參一錢。黃芪三錢。柴胡一錢。升麻三分。當歸三錢。陳皮一錢。甘草一錢。白朮三錢。治之。此方即補中益氣湯。余為之增定。其輕重。以為萬世不刪之定則。東垣一生學問。全在此方。凡人右手寸脈大於左手寸口之脈。無論其左右關脈與左右腎脈之大與小。沈與浮。即以此方投之。無不神效。蓋右寸之脈大於左寸口。即內傷之症也。此方實為對病。其妙在用柴胡升麻二味。雖於參芪歸朮之中。以升提其至陽之氣。不使其下陷於陰分之間。尤妙如甘草陳皮於補中解紛。則補者不至另補。而升者不至偏墮。所以下口安然。奏功如响耳。或疑參芪太多。不妨略減。則可。倘以為補藥不可驟。竟去參芪。則柴麻無力。譬如繩索細小。欲升千觔重物。千百之丈上難矣。反用參而不用芪。或用芪而不用參。則功必減半。然猶勝於盡去之也。倘以升柴提氣。或疑清氣不升。反又濁陰之騰上者。此必左手寸口之脈大於右手寸口。始可借言。苟或不然。殺人無算。必是此人創說也。余最惡此等似是而非。為吾道之鄉原。吾子盡聞之也。

張公曰。講補中益氣湯。從無有如此痛快者。東垣何幸得如是之褒揚哉。余何言乎。惟是陽虛而下陷者。宜如是升提。陰虛而下陷者。又當何法以升提之乎。天師不言。予當增入。譬如人陰虛脾洩。歲久不止。或食而不能化。或化而澹泄是也。方用熟地五錢。山茱萸五錢。北五味一錢。白朮一兩。山藥三錢。車前子一錢。肉桂一錢。茯苓三錢。升麻三分。水煎服。此方之妙。純是補陰之藥。惟加升麻三分。以提陰中之氣。陰氣升而瀉自止。不又有沮熱之味。以煖命門。而健脾土。又何至再行澹泄哉。天師乃升陽氣之論。而余乃補升陰氣之湯也。有此二方。可與乾理不老。華君曰。亦未傳。

三墮治法論腹痛三症

天師曰。墮治者。不能下降。用藥以墮之也。如腹中痛。手按疼甚。或胸中傷食。手不可按者。皆宜墮之也。方用白朮二錢。只壳二錢。白芍三錢。甘草一錢。山查二十粒。麥芽三錢。厚朴一錢。水煎服。論理胸中。既然傷食。但用麥芽厚朴。山查枳壳消之足矣。何以又加白朮與白芍。蓋傷食而食不能化。所以結在胸心。以致作痛。若徒消食

提升陰陽此方奇妙不

張公見及雷公自張公之方妙甚其補

天手也

運腐湯

天師云
此方妙
極可師
之

而不健脾胃之氣則土虧而物難運腐故必用白朮以健其胃口之氣以生其脾內之陰則土氣有餘何難消食然而心胸膈悶則肝經乘我之困來侵脾胃之土又加白芍以平肝木則水弱而脾胃之土自安自可順還以化糟粕矣此墮治之妙法也至於邪氣挾食存於大腸大腸之內火氣炎蒸災食作祟故痛而不可不按是食已離胸膈悶攻之直下方用大黃三錢芒硝一錢厚朴一錢柴胡一錢黃芩一錢甘草一錢治之此即大承氣湯也此方之妙全在用大黃芒硝二味蓋大黃性涼而散又善走而不守芒硝性更緊於大黃但其味實熱佐之黃芩則相濟有功尤妙仍用柴胡以舒其肝經之邪氣又佐以厚朴之祛滯言邪甚者或再加枳實尤易成功此墮治之又一法也

張公曰不可思議之論予何言耶必欲予言又有一症相商有人成痞塊之症一時發作而腹痛亦不可手按者亦可用下墮之法蓋乘其邪動而墮之也方用白朮二兩白朮二兩馬糞炒焦五錢酒煎服蓋馬糞最能安痛又不傷氣且又能逐邪而化物藥箱中最宜先備而不用也蓋倉猝間不可即得此物愈久愈妙不必多用至五錢即一二錢用之無不奇妙今況用之五錢乎況又與枳實同用則積塊自消然而徒消其積未免恐傷脾陰又佐以白朮二兩大健其脾氣則馬糞與枳實可以施其祛滯之功此又墮治之妙法也

華君曰亦未傳

雷公曰我尚有墮治之法如人腹痛手不可按方用枳實一錢大黃二錢生甘草一錢白芍五錢乳香末一錢水煎服此方之妙用攻於和解之中不十分攻邪而邪自退舍此墮治之最善者也

一四開治法 論關隔 論尸厥

天師曰開治者氣閉不開而開之也如關隔之症是也或如尸厥氣關是也關隔者乃上焦有關一層關住而飲食不能下下焦有關二層關住而下不能出此乃氣之鬱塞一時偶得上吐下瀉不能盡命而死矣此等症五臟六腑原未嘗有損偶然觸怒肝氣沖於胃口之間腎氣不得上行肺氣不得下達以成此症若言胃病而胃寔未病若言脾病而脾實無病也法當以關鬱為主方用柴胡一錢鬱金一錢白芍三錢茯苓一錢白芥子

一錢。天花粉一錢。蘇子一錢。荆芥一錢。甘草五分。水煎服。此方妙在平當而有至聖。蓋肝氣之鬱。必用柴芍以舒之。然過多則必阻而不納。方中以此二味為君。而佐以鬱金之寒散。芥子之去痰。天花粉之散結。甘草之和。茯苓之去濕。氣味和平。委婉易入。不爭不戰。相愛相親。自能到門而款關。不至叩關而望壁也。○至於尸厥。開氣。此中邪氣閉。必須用藥以開之。開之奈何。不用瓜蒂以探吐。即用皂角以取噴也。方用瓜蒂七個。水二碗煎湯二碗。加鹽少許。灌之。即大吐。濃痰數碗而愈。或用皂角剉研為細末。取鵝翎管盛藥。吹入病人鼻中。得打噴嚏。口吐濃痰如黃物者。即愈。蓋厥症多係熱邪。然熱邪必然叫號。今黯然無語。宛似死人。明係陰虛之人。忽中陰邪。不可以治陽厥之法治之。多至不救。不若先以瓜蒂皂角取吐。以其去痰涎。人自出聲。而後以人參五錢。白微一錢。茯苓三錢。白朮五錢。半夏二錢。治之自安。此乃開治之一法也。

張公曰。論奇而方妙。中風之症。亦可用瓜蒂散。皂角湯以開之。然必須用人參一兩。半夏三錢。南星三錢。附子一錢。以繼之也。否則徒用瓜蒂皂角。徒取一時之開關。而終不能留中氣之堅固。雖開關何益哉。

華君曰。尚有二法未傳。一陰陽湯也。法用涼水滾水各一碗。均之。加炒鹽一撮。打百餘下。起泡飲之。凡有上魚欲吐而不能吐者。飲之立吐而愈。○一噴嚏之法。未授者。用生半夏三錢。為末。成丸如黃豆大。入鼻孔中。則必噴嚏不已。用水飲之立通。此治中風不語。尸厥等症。中惡中鬼。俱妙。皆開治之法也。

關隔症上不得入。下不得出。病在上下二焦。而根實本於中焦。故喻嘉言以進為退法。兼服八味丸治之。甚善。附錄其方。以俟臨症者之自擇。方法詳醫門法律關隔條。茲不贅。李于水識。

五閉治法 論文感脫精 論遺夢脫精

天師曰。閉治者。乃虛極下脫。關門不閉而閉之也。如人交感樂極。男女脫精而死者。或夢遺精滑不守者是也。男女走精而亡。亦因氣虛不能自禁。一時男貪女愛。盡情縱欲。以致虛火沸騰。下元盡失。先洩者陰精。後洩者純乎血。血盡繼之以氣而已。當此之時。切不可離爐。仍然抱住男脫則女以口哺送其熱氣。女脫男以口哺送其熱氣。一連數口呵之。則必悠悠忽忽。陽氣重回。陰精不盡全流出。倘一出玉爐。則彼此不相交接。必立時身

死然尚能以獨參湯數兩急煎之內可加附子一錢乘熱灌之亦有已死重生者蓋脫症而一時暴亡陽氣未絕止陰情脫絕耳故急補其真陽則陽能生陰可以回絕續於無何有之鄉方中人參純是補氣之劑附子乃追亡逐失之妙藥相濟易於成功倘無參而徒用附子則陽旺而陰愈消故必用人參以為君既用參矣而珍惜不肯多加終亦無效蓋陰精盡洩一身之中已為空谷者若不多加人參何以生津以長其再造之陰哉故必多加參而後收功耳○問用陰藥以引陽可否○天師曰似是而非此喻嘉言之臆說耳蓋陰精盡出用補陰之味內無根源何從補入故必補陽以生陰而不可補陰以引陽也論理陰精脫盡宜用滋精之藥以閉之殊不知內已無陰何從閉滋獨用人參補氣氣足而陰自生陰生而關自閉此不閉之閉正妙於閉也○至於自遺脫精又不可執此法以治之夢遺之病多成於讀書飄蕩之子或見色而思或已洩而戰或用心作文以取快於一時或夜臥不安而漁色遂至風情太勝心氣不寧操守全無五關不閉往往少年生困老大徒傷為可歎也今立一方熟地八兩山茱萸四兩山藥八兩北五味三兩麥冬三兩炒棗仁四兩遠志一兩車前子三兩茯苓三兩芡實半斤白朮八兩各為末蜜為丸每日白滾水湯送下一兩一料全愈不再發此方妙在用芡實山藥為君而以山茱萸熟地之類為佐直補其心腎之陰而又以白朮利其腰膝而元精自不外洩況夢遺原無止法愈止而愈洩不若補其陰氣縱或走洩不損何必補滋而後不走失乎然則不閉之閉正深於閉又何必壯礪金櫻子之為得哉車前利小便而不走氣利其水則必存其精又不可不知其功也

張公曰前後俱妙男女脫精以口送氣固佳然而不知其法以冷氣送之亦是徒然必須閉口先提關元之氣盡力哺於口中而後送下喉可救於垂絕之頃否則適所以害之也但不可遽然離爐即欲離爐亦須緩緩取出不可見其死去驚走下床也離爐抱住其身尚不至此等症富貴人多而貧賤人少富貴人自宜用獨參三兩或四兩或半斤或一斤愈妙煎湯灌之可以重甦若貧窮之士荆布之婦亦得此病急用黃芪四兩當歸二兩附子二錢水五碗煎一碗急灌之亦有生者又不可不知即死在床褥之內亦可以藥灌之而生大約夜死者目救之則活日死者夜救之則亡夢遺之症余尚有一方至妙可佐天師之不言有人夢

遺日日而遺者有不須夢而遺者俱效方用芡實八兩山藥十兩生棗仁十兩蓮子心五錢將蓮子劈開肉不用單用其綠芽焙乾為末前藥俱為末米湯打糊為丸如桐子大每日早晚用白滾水送下各五錢此方平淡之中有至理存焉蓋心一動而精即遺此乃心虛之故而玉門不閉也方中山藥補腎而生精芡實生心而去濕生棗仁清心而益心包之火蓮肉心猶能清心而氣下通於腎使心腎相交闢玉門之聖藥誰知蓮肉之妙全在心總由世醫之不讀書耳果然此段文乃載在大乘蓮花經內醫道所以須通三典生棗仁正安其睡始能不泄妙在與山藥同用又能睡而不泄雷公曰同

華君曰我亦有夢遺方最妙方用白朮八兩山藥八兩人參二兩生棗仁四兩遠志一兩麥冬四兩芡實四兩炒北五味一兩車前一兩各為末蜜為丸每日白滾水送下五錢自愈此亦補心腎之法

孫真君曰遇交感脫精急以人參三兩煎湯灌之固是奇妙方法然貧家何以救之我有法用人抱起坐之以人之口氣哈其口又恐不能入喉以筆管通其兩頭入病人喉內使女子呵之不必皆妻妾也凡婦人皆可盡力呵之雖死去者亦能生妙法也吾今日洩天地之奇

一六吐治法

論痰塊壅塞

天師曰吐治者病在胃口之間不能上則必下越而吐之如人上焦壅滯痰塊不上不下塞在胸間氣喘欲嘔不能欲吐不肯者是也法當用陰陽水探吐之或用瓜蒂黎蘆煎汁飲之即吐然必痰氣與火結住在胸間作痛者始可用此法吐之否則斷斷不可蓋人之元氣不可一傷吐一次則五臟反覆必損壽元故必問其人胸痛否氣塞否喉間有所碍否痰吐出黃否有此數種始可用前藥以吐之苟或不盡然即病人自家欲吐亦須慎之况行醫者乎此吐治之一法在人裁度而用之耳

張公曰吐不可輕用不知禁忌而妄吐之必致五臟反覆不寧天師之叮囑告誡真仁人之言也汝當敬聽我更有一法教人宜吐之症必須看其痰吐在壁上有光亮者放心吐之餘則皆忌光亮者如蝸牛之涎一橫光亮也但看見光亮者無論其痰在上中下此光亮之色當應俟其痰蹟乾而分辨之不可據其濕痰